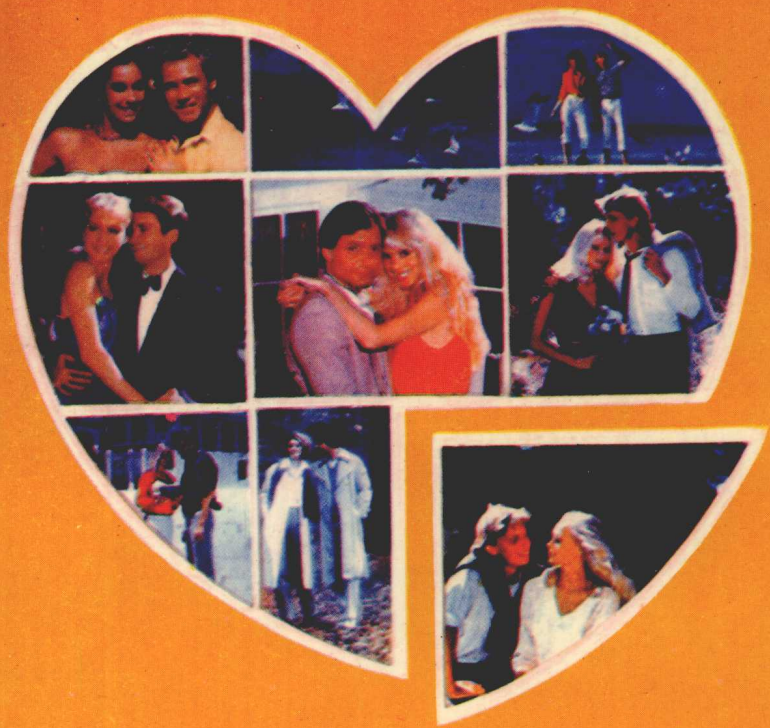




夫妇们

- 一个爱情的世外桃园
- 一个欲望的天地
- 一场亵渎婚姻的游戏

约翰·厄普代克 著 彭军、刘欣、肖金明 译

夫 妇 们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彭军 肖金明 刘欣译

中 国 人 事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朱卫国

夫 妇 们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彭军 肖金明 刘欣译

*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 17.5 32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076-012-X/J·001

定价 5.80元

小说主要人物表

- 皮埃特·哈纳默 ——当地镇上从事房屋方面经营机构的职员。安吉娜的丈夫。
- 安吉娜·哈纳默 ——皮埃特之妻。
- 弗兰克·阿普尔比 ——当地镇上从事银行信贷职业的职员，杰妮特的丈夫。
- 杰妮特·阿普尔比 ——弗兰克之妻，家庭主妇。
- 小哈罗德·史密斯 ——小镇上的职员，小玛西娅的丈夫。
- 小玛西娅·史密斯 ——史密斯之妻，家庭主妇。
- 凯恩·怀特曼 ——新迁到镇上来的生物学家，福克茜的丈夫。
- 福克茜·怀特曼 ——大学毕业生，凯恩之妻，后与皮埃特成婚。
- 比娅·格林 ——小镇上的老住户，罗杰·格林之妻。
- 罗杰·格林 ——小镇上的老住户，同皮埃特等人关系密切。
- 加拉格尔 ——小镇上的律师，皮埃特的经营合作者。
- 弗雷迪·索恩 ——小镇上的牙科大夫。
- 乔吉娜·索恩 ——弗雷迪·索恩之妻。
- 本恩·索尔兹 ——从事航空技术的工程师，艾琳的丈夫。

- 艾琳·索尔兹 ——镇公共福利协商委员会主席。本恩·索尔兹之妻。
- 约翰·奥格 ——核物理学家。
- 福克丝·罗斯 ——福克茜的母亲。
- 霍拉斯·佩德里克 ——小镇教堂中的牧师。

第一章

欢迎来塔波克斯

“你对那新来的夫妇有何评价？”

哈纳默夫妇，皮埃特和安吉娜，已经宽衣解带。他们的卧室是一间低矮的老式房间，木制结构的内壁涂上了一层乳白漆，电视广告里称之为蛋壳色。春季的午夜，窗外仍然透进寒气。

“呃，”安吉娜含含糊糊地回答，“他们看上去挺年轻。”她长着一头漂亮柔软的褐色头发，三十四岁，腰肢和胸部日渐丰隆，小腿仍象少女一样确实美妙，行走起来迈着少女般的探戈式步履。纯洁的气质被随意地包裹在遮体的服饰里。岁月使她的下颌和双手的线条变得更柔和，手背肌肉显得松软，指尖更红。

“确切地说，他们有多大年龄？”

“呃，我不知道。他是过了三十往四十走的人。她年轻些。二十八？二十九？你在搞人口普查登记吗？”

他勉强笑笑。皮埃特长着一头红发，他属于密集型身材，个头不比安吉娜高，但更结实。他那荷兰人血统遗传下来的扁平外貌却刻上了美国人的某些特征——内疚、幽默而又贪婪，带有一种爱寻根究底但又无法表达的神情。妻子的悠闲平和，她那天生的贵族式的泰然自若产生的羞怯恬静使他迷恋。他觉得自己的粗陋与她的精美恰成对照。她非常富有魅力，举止优雅，显得亲切诚恳，与他完全不同。他认识她时，安吉娜·汉密尔顿这位年轻姑娘，已经过了蓓蕾初放的

年龄了。她的美姿掺着懒散，打量四周时的目光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韵味。裸露的颈部呈现出担任教职的人所具有的让人迷惑而又不至于心旌动摇的美丽。她在雷斯镇同父母住在一起。认识她以前，她就和当兵时结交的一位朋友一道为她的父亲工作了。他们最早的活儿之一，是在看得见大海的地方建造一座凉亭。那儿有一块深褐色岩石，从微偏的角度看，象一位女性的头像和头巾的褶皱。那儿还有一座悬崖，一片宽敞的绿草坪以及修剪成平坦的桌面似的灌木丛。房子里有许多钟，包括祖父留下的船上的钟。有的镀金或漆成黑色；有的制作精巧，嵌在银盒里，用四只球作为钟摆。他们的恋爱如过眼云烟，象一次艳遇、一场误会。时光匆匆而过。所有的指针都匆忙地嘀达走着，催促他们摒弃前嫌。她的父亲，一位带着智慧的笑容，身穿着考究的灰色西服的男人，未能阻止这件事情。她一直是个非常受宠的女儿，因而敢于在未婚的时候就提出自己的权利。这门亲事代价很大。他把所有的生意都给了他的女婿。哈纳默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在婚礼之夜的九个月后出世了。九年后皮埃特仍然觉得，安吉娜有一种优越感，因为通过她才雇佣了他。他的话好象在自卫，“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什么类型的人。”他似乎相当尖刻、孤僻。

“你希望他们是我们这种类型？”

她这种冷漠尖刻的语气表明，当他觉得在这四月的黑夜包围着的明亮安全的房间里，他和她是亲密无间的时候，她却要聚集一股他们无法驾驭的强大力量，迫使他的发怒。他感到自己象个傻瓜。

“一点不错，那才进入了极乐的七重天。”

“我们现在是这样吗？”她的声音显得很疏远，好象她就期望这样。

他俩站在壁橱门前，对面是一个没使用的壁炉，结构是松木板镶成，抹上油灰，漆成天蓝色。这是一幢有八个房间，具有优美的十八世纪农舍风格的住宅。外面有一座库房，一个漂亮的四方形院落，高高的紫丁香丛做成的篱笆环绕着这些财产。它从前的主人——几个处在青春期的男孩，他们在谷仓的一面墙上装了蓝球圈，铺了一个小小的混凝土球场。在那两英亩土地的另一边竖着一个木制的圆拱门，直通邻近的果园。外面是一个奶牛场。沿着这条路走七英里，那望不到的地方，就是伦斯湾镇，往北走二十多英里，是波士顿。皮埃特的职业是建筑师，所以他喜欢带直角的整齐的东西。这使他逐渐喜欢上这幢房子，喜欢它矩形的矮房间，以及护墙板和椅子扶手的样式。还有手工做成的精细窗框，破旧的柜架上已经起了长圆形泡泡似的斑点，染上了一层淡紫色。擦洗过的壁炉边旧砖象一条通道，直通满是烟垢的炉膛。他在顶楼铺上了一层银色的绝缘纸，使它看起来象个圆顶的珠宝箱或象阿拉丁^①的洞穴。五年前他们刚搬来时还曾是铺着泥土的地窖，现在浇注成了坚实地坪的地下室。他有各种理由喜爱这所破旧斑驳，在阳光下呈现出柠檬色的长棱形住宅。象弯曲的航道上行驶的轮船上的舱室。这里所有的建筑物，所有被篱笆围起来的東西都使皮埃特高兴。不过他那质朴的

① 阿拉丁 (Aladdin) ——《天方夜谭》中获得神灯的青年的名字。

荷兰人脑瓜认为，这世界真正使他满意的是划分出来属他占有的领地——距离公路只有二百英尺，离镇中心一英里，离海边四英里的房舍。

出身于新贝德福德捕鲸船首领家庭的安吉娜，想要一份位临于大西洋海边的房产。当怀特曼夫妇搬进这座城镇后，她惋惜地发现，这对新来的夫妇已通过加拉格尔及哈纳默不动产承包机构，买了那幢她梦寐以求的住宅。它原属于老鲁滨逊，是一幢草率修建的夏季别墅，因而需要全面整修。它有可以看到一片盐碱的广阔视野，四面拂风，好象蔑视着一切，孤零零地耸立着。她和皮埃特曾在冬季过后到那儿走过几遭。大约在1900年，那块地上建起了一栋一层楼的别墅，二十世纪初，有人给它增加了几根柱子，新加了一层，修建了长长的护廊，客厅的光线由此变暗了。后来，新主人又加了一间供仆人住的居室，由于地势高低不平，于是用两级台阶同主体建筑连接起来。皮埃特领着安吉娜看了那些破旧的木制家具，几乎破碎的灰泥板墙，已经锈蚀的抽水马桶，用易碎的绝缘胶皮裹着的老式电线，已被蛀虫和风雨咬蚀的砰砰作响的窗框。主卧室天窗透着蓝天的亮光。仅有的热量来自起居室地板内一个简单的圆形通风装置，上面是一座放在白墙粘土洞中的人工添煤的火炉。那个宽敞的地窖将不得不挖开，结实的内墙和完备的供热系统是最起码的条件。屋顶必须重修，还有流水沟、窗框、天花板，厨房奇形怪状，没有多大用处，只有在夏天仆人们才使用这间厨房，但也只做做虾仁沙拉。两边杉木做的盖屋板已经卷曲、发白，有的被风吹开了。这套房子，房主要价四万，至少有十二家跃跃欲试。对他来说，太昂贵了，因而不能承受。他站在宽阔的石

板上，考虑着冬季开一条沟直通沼泽地和荆棘丛生的，长着山楂树和赤杨的小岛。兰色的水渠经过盐一样白的沙丘边缘，绕过海边的所有岩石。安吉娜终于同意放弃。因为要价确实太高。

现在，他想着那幢已从避开的买卖中脱手的房子。在那场买卖中，他已经意识到合伙人分享了利益。皮埃特很有分寸地对他已拥有的房子表示高兴。他觉得它精巧地保持着对称美感。他想象着两个圆脸蛋的女儿正在房子某个暗处熟睡着。

安吉娜解开她的晚会项链，将她那件黑色的袒胸露背的羊毛衫拉过头顶往外脱，柔软的羊毛被发夹勾住了。当她挣扎着脱下时，羊毛衫上放出噼噼啪啪的火花，这种静电使尼龙衫和她的肋部粘在一起。脱掉套裙后，露出了长袜的顶端和吊袜带。

由于爱而感到刺痛，他指责她：“同我在一起你不快活。”她把脸斜对着他，写字台上亚麻灯罩透出的光，在她的下巴上投下了一道线状的阴影，她开始显老了。要是在一年前，她就会否认这种指控：“你和所有看得见的女人调情，我还会快活吗？”

“看得见的？我？”

“当然是你。高的矮的，年老的或年轻的，你一个也不落下。甚至那些黄种女人，贝纳戴特·奥格，还有可怜的小醉鬼比娅·格林，她已经惹了够多的麻烦了。”

“你好象够快活的，把整个晚上都奉献给了弗雷迪·索恩。”

“皮埃特，我们不能回溯那一个个晚会，我一到家就觉

得肮脏，我恨它。恨我们这种生活方式。”

“你更喜欢我们肚腹贴在一起？告诉我——”他已经将衣服脱下，她对这盾牌一样宽阔的胸脯上紧绷绷的赤裸皮肤以及琥珀色胸毛上的十字架感到胆怯，“你和弗雷迪聊了几个小时，一直聊到晚会结束，谈了些什么？你们象小孩玩扑克似的挤在角落里。”他向前跨了一步，他的双眼眯缝着，目光灼灼，带着焦躁。她抵抗着这种冲动，后退一步。她知道他威胁的情绪必须通过爱才能消除，那是一种要求的方式。

这时她在衬衣下面解开了吊袜带，这姿态显得很柔弱，一下解除了他的武装；皮埃特停在炉壁前，她赤脚站在炉边光滑的砖石上，觉得浑身发冷。

“他是个怪种。”她心不在焉地说弗雷迪·索恩。她把下巴压在胸前，声音变得很低：“不过他谈了些女人感兴趣的事，食物，心理学，孩子们的牙齿。”

“他谈了些什么心理学的玩意儿？”

“他一直在谈今晚上我们都看到的東西。”

“谁？”

“你知道。我们。夫妇们。”

“弗雷迪·索恩看到我豪饮无度，他看到你少长着逗人喜爱的丰满的腰身。”她岔开这种恭维，“他认为我们是一个圈子，一个人人都想在每晚聚会的神秘小圈子。他对我说，如果他在周末没看见我们，他就会感到害怕，他认为我们的聚会就象去教堂。”

“那是因为他并不去真正的教堂。”

“好了，皮埃特，你是唯一真正去教堂的人，如果不算卡索里克一家的话。”他们知道这是指卡拉格夫妇和贝纳戴

特·奥格。康斯坦丁夫妇则已经放弃了宗教信仰。

“这就是我具有令人惊异的男子汉气概的原因。”皮埃特说：“那是一种强烈的负罪意识。”他穿着白条纹的内裤，猛地向下一扑，把全身的重量放在两手上，做了个倒立。他那绷紧的脚趾成了投在天花板上那圆锥形影子的顶端；他脖子上和前臂的静脉膨胀着。安吉娜把视线移开了。这套把戏她已经看腻了。她熟练地把重心放回腿上；妻子的沉默使他窘迫，“感谢上帝，”他说，然后自己给自己鼓起掌来。

“嘘，你会吵醒孩子的。”

“见鬼，我为什么不能？他们老是吵醒我，这两个小吸血鬼。”他弯曲着膝盖，蹒跚地挪到床边，“爸爸，爸爸，醒醒，爸爸，这是星期天的报纸，你猜有什么？杰基·肯尼迪生了个孩子！”

“你真残酷，”安吉娜说着，她打开壁橱的门，这样，从她丈夫的角度看，她的身子被门挡住了。从那儿传来她安详的声音：“弗雷迪考虑的另一件事是，他认为孩子们由于它而正在受苦。”

“由于什么？”

“我们的社交生活。”

“不错，如果你不愿意和我过夫妻生活，我就不得不去过社交生活。”

“要是你以为那种手段是进入一个女人心里的道路，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讨厌她的声调，这声音使他想起几年前，当她开始教孩子们时对他说的话。

他问她：“为什么孩子们不应该受苦？他们应该理所当然地忍受。不然他们怎么会学好？”他觉得在吃苦这件事上，

他知道得比她更多，而且没有他，她也要养活他们的女儿，就象她自己曾被抚养一样，生活在一个不现实的世界里。

她决定严肃地回答他，用她的耐心平息他愤怒的情绪，“那是实实在在的受苦，”她说，“我们对他们的忽视非常微妙，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不是虐待，而是逃避责任。比如弗兰蒂·阿普尔比就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这种聪明将要荒废了，他只是乔纳森·小史密斯的受气包，因为他们的父母老是呆在一起。”

“见鬼，那一半是因为我们都住在这蠢透了的乡下佬城市里，孩子们就是由于它的缘故才成这样的。”

“可我们是有乐趣的人，孩子们应该得到帮助。他们并不乐意去年冬天的那些滑雪旅行，站在滑雪板上发抖、受苦，姑娘们希望在整个冬天里的几个礼拜天去博物馆，那些漂亮、暖和、有着做成标本的鸟类的博物馆。可是我们没有带他们去，因为我们不得不全家出动。没有我们，那些朋友也许会做一些使人兴奋或想不出的事情。艾琳·索尔兹后来带他们去了，上帝保佑她，不然她们到现在还没有去过。我喜欢艾琳，她是我们中间唯一最终保持了自由的人，她游离在无聊蠢事之外。你今天晚上喝了多少酒？”

“弗雷迪也是不让我把话说完。”

“他是个怪种，”皮埃特说。他由于一种晦涩的排斥感而憋得难受，试图想获得一个能够坚决抵抗的谈判筹码。他跨过那磨光了的壁炉砖做成的象代尔夫特^①通道似的走道，

① 代尔夫特(Delft)：荷兰西部城市。名称来源于条顿语 delfan，愿意为挖掘，转意为运河。因城市位于连续莱茵河和马斯河的运河畔而得名。

猛地踢上安吉娜的壁橱门，几乎撞在她身上。

皮埃特的手、脚、头和生理特征都象一个魁梧的人那样粗壮，似乎他的造物主觉得那些冰冷的尸体太小了，最后注入了一股冲动的原生质，使这些末端形成了硕大的团块。他的力量足以举起自己，他肌肉强健的手掌攥着，他那象杂耍演员一样灵活的背部略微有点弯曲，好象意识到要承担一份重担似的。

安吉娜退缩着，现在她感到害怕，她用一只胳膊护着胸口。去年夏季买的那件闪闪发光的花粉般洁白的浴衣的阴影，衬托出她那惊人的丰美繁茂身体，她那宽松向前微微隆起的肚腹侧影，使人想起她已怀孕过多次；很丰满的大腿上静脉鼓突，不过前倾的胳膊仍然光洁匀称，象少女的一样；雾白的脚背很高，不很小的脚趾触着地板。她的颈部、腰部以及下身，构成若干旋轴，仿佛天生适宜那种绝妙的奔放行动。不过象夏娃在入口处一样，她由于羞怯而蜷缩着，象石头一样仍保持着生硬的态度，全身的的皮肤似乎散发出厌恶的气味。他不敢碰她，尽管她美妙的肉体离得这样近。

她说：“妙极了。”

他说：“你真可爱。”

“那可太糟了，我要穿上睡衣。”

叹息着，沉溺在灯光和油漆的喧闹声中，哈纳默夫妇穿上衣服，精疲力竭地睡了。

象往常一样，参加聚会后的皮埃特迟迟不能入睡。当他是个孩子时，参加晚会的机会不多，现在这些聚会使他过于

兴奋，思绪万千。他抚弄着自己以便入睡。他的妻子在他身边很快睡得死沉沉的。她声称自己从来不做梦。可怜的他将一只手放在那透明的棉织睡衣下面，摸着她那结实、柔和、温暖的背部，希望在她的熟睡里引起一阵旋涡。一个飘浮不定的寓言，她可以讲给她自己听，而且在早晨还能记得起来。她是一条山谷，他是沙暴。他是一只在她河里沐浴温柔的狮子。他不相信她从来不做梦。一个人怎么会不做梦呢？他就老是做梦。昨天晚上他梦见自己是个上了年纪四处奔波的部长，走在乡间的道路上，穿过一条高速公路，在路中间的狭长空地上等了好长时间。在等待中，朝下审视着一条乡间山谷，那里有几幢矮小的农舍，烟囱冒着烟。他必须在那儿进行探访，走完剩余的路段后，当一个讲德语的警察，骑一辆摩托车追上并逮捕他时，他才惊醒。

晚会是阿普尔比夫妇为庆祝新来的一对夫妇而举办的。怀特曼夫妇。在埃克塞特或者哈佛。弗兰克认识泰德或者丹，埃克塞特，哈佛，它们对皮埃特来说就象他在温室涂白的玻璃上看到的晦暗的太阳。他遮蔽了这间温室。他不愿意回忆起那里的温度。那是一座悬崖。

由于试图给妻子一个梦，他的手指僵硬、疲乏。一个婴儿在她的河里，摩西^①在尼罗河的早晨发现了缠结在一起沙沙作响的纸草。埃及的侍女，苗条的腰肢，单瓣的莲花，容易进入在公元前性爱的自然状态，妙极了。在床上占据四分之三的位置。好象履行职务似的。宽大的嘴在呼吸，心理语

① 摩西 (Moses) 《圣经》中以色列的先知和立法者，曾率以色列人逃出埃及。

言。处女们通过耳朵怀孕。对我谈什么心理学。他更喜欢再抚摸自己。柔若凝脂。枯萎的山茶花瓣。在他的青年时代，一根象牙色棍子随意差遣。想着一条裂缝或教室里的一线阳光照在他的大腿上，站着背诵：一个尚在呼吸但灵魂已死去的人。全班同学为他笑弯了腰。旁边课桌坐着一位姑娘，穿着极薄的亚麻罩衫，隐约现出她戴的乳罩系带，她的两只衣袖极短，露出她那刮过的光光的腋窝。渥依特。阿拉贝尔·渥依特。一个男人，一个渥依特，方便的荷兰方式。同大急流城外来的一位家禽农场主结了婚。

旋转。秃顶的弗雷迪·索恩带着光采照人的感伤佯笑着放录音。丰满。呼……不同于大家。旋转得不那么厉害！治疗；使他们显得可怕。他们在交往中变老、变丑。只有卡萝尔胜过了所有的女人，她的骨盆形状仍是漂亮的八字形，叉开的双手象柔软的刀，重心从一个脚换到另一个脚上，穿着长统袜秀丽匀称的脚，精细，令人渴望——她仍象高中时那样苗条美丽，他的社会地位越高，动作冷静优雅。脚被忘记了，眼睑仍很漂亮，但闭着，模糊想象着弗兰克·阿普尔比在对面跳起来，有悖于常情地用他的屁股，龇牙咧嘴唧唧啾啾，牙床裸露着。粗重的呼吸。令人不快的唾沫四溅。所有的人旋转着。小史密斯黑黑的引人发笑的脚，乔吉娜的下颏紧张地绷着，似乎在进行第二轮服务。安吉娜，过于柔软，更适宜摆动。加拉格尔，一个痉挛的活动木偶。约翰·奥格并没清醒，安静，带着笑容，抽着烟，他转身对皮埃特非常友好地大声说话，所有音节都带着元音；皮埃特知道这个朝鲜人在咯咯傻笑方面超过所有其他人之和，可是他从未理解他所说的话；人们从不对自己说什么。贝纳戴特走了过来，

宽阔扁平的女人，身材是普通人的两倍，一半流着日本人的血，另一半保持着巴尔的摩的凯瑟利克家族血统。她问皮埃特，跳舞吗？在这拥挤摇摆的房间——阿普尔比夫妇的孩子玩耍的房间，墙上画着粉红色的鸭子，贝纳戴特不停地碰着他，用她丝绒般的平面撞击着他，她两只乳房间的凹处垂挂耶稣蒙难的十字架跳来跳去。她的大腿，手腕紧挤着他，跳什么舞？狐步舞更好些。他们自己愚弄自己，发泄过多的精力，它在这儿变得太偏狭。上了油漆的窗户关上了。

皮埃特，这个大胆的矮个荷兰小伙子觉得危险正威胁着他的朋友们。他住进这小镇是因为安吉娜曾属于汉密尔顿家族。男人们停止工作，女人们停止生育。剩下的是酒和爱情。他们在康尼·弗朗西斯家跳舞时，比娅·格林^①喝得醉熏熏斜靠在他身上，他的腿和脖子弄得发痛。她热烘烘的胸口逼近他的衬衣，好象已经问过他为什么不同她睡觉，他不能肯定她说过 Fuck 那个字眼^②听起来象荷兰语中的什么 foker, indefuik lopen.^③ 他们呆在花房后面的房子里，不知不觉地从谈他的双亲转向谈他。那时小皮埃特，阿梅里坎德还不懂事。但他喜欢呆在那儿，在过于暖和的温房里，瞧着父亲宽大的脏手捧着苔藓，母亲纤细苍白的手用锅纸包着钞票，然后用买来的绿线捆起来。皮埃特再次用孩童的眼光瞧着这用带子捆着的纸卷轴，那些盒子里放着色彩斑斓的砾石和水晶，这些石子是为盆栽的仙人掌、紫罗兰，以及瓷器小房子

① 比娅格林：是比阿特丽斯的昵称。

② fuck：（俚语）意为“性行为”。

③ 荷兰语中与英文“Fuck”意思相同的词。